

“文学淮军”擂台征文第十一季

桂花是藏在岁月里的温柔

王南海



一巷柿香

王寒



一种花,能让整个小城都浸润在香气里。空气中飘飘悠悠的是一种清透的味道。那香气,无比端庄、大方,恰如大家闺秀,举手投足都气质超然。那香气并不张扬,只是随着每一阵秋风拂过,就偷偷地藏在校风的衣襟上,随着风,飘得很远很远。于是,哪怕是其貌不扬的小镇,也因着迷人的香气,而平添几分妩媚。

这种花,就是桂花。桂花,其实早就被时光长河里的文人墨客织进了字里行间。也许,只要文字记录下来,即使秋逝去,花凋零,那种灵动的香气,也会藏在书页里,隽永在时光中。王维喜爱“人闲桂花落”的静谧,柳永爱着“三秋桂子”的壮阔。李清照是爱桂花的,她说,桂花会让梅菊都生出妒意:“梅定妒,菊应羞,画阑开处冠中秋”。桂花却是素淡模样,只把醉人的厚重的香气,默默散发出来,从不在颜色上争艳。

时常感觉,如果没有赏到桂花,我就错过整个秋天。桂花,就是秋天里最底气十足的主角。爱上桂花,是因为我们在江苏有一间小小的屋。每到秋天,我们回到舒适的南方小镇时,时光仿佛突然慢下来。县城不大,到处都是河道和湿地公园。我们从小屋走出去,目之可及都是绿茵茵的草地,清澈流动的河水,摇曳的水草,有人在河边一坐就是一下午,悠闲地晒太阳、钓鱼。

如果赖在家里,泡壶茶,你微微地打开窗。突然,你会感觉有一种醇厚的香气,如打翻了某个品牌的香水,不,比香水更自然的一种味道霸道地飘进来,有点不管不顾的,直冲过来,霸占了整个屋子后,还会团团地把你围住。你会

青石板上“啪”地一声,一个熟透的柿子掉了下来,砸出一巷甜香。正赶路间,那味道像个小钩子一样把我勾住了,回头看见道旁有个老伯守着一个柿子摊,柿皮青黄底子泛着金红,麻点密密匝匝,小灯笼模样,着实惹人喜爱,我忍不住蹲下去了。

老伯嗓子有点哑,但说话很热情,瘦脸上的双眼有神,顺手就递给我个柿子。老人手背上的青筋凸起,指节又粗又大。我接过来,柿子沉甸甸的,轻轻一捏,软乎乎的熟透了。

老伯指点着,眼睛亮晶晶的,“麻脸的才甜到心坎里!光溜的,看着美观,吃着反倒没味儿。”我挑选了几个麻点子最多的,他笑着称重,又塞给我一个:“拿着,多给你尝尝个鲜,吃着好再来。”

轻轻一揪柿子外层的薄皮,金红透亮的果肉就会出来,里面的蜜汁晃悠悠地流淌着,吸一口甜味又浓又纯,软糯中带一点果肉纤维的筋道。那味道就像一把钥匙,“咔嚓”一声,把我童年那一片柿子林的记忆打开了。

小时候,村子后面那一片柿子林就是我们的天堂,放学铃声一响,书包往家里一扔就冲进林子里。那片柿子林里有一种特殊的气味,那应该是烂柿子发酵的酸甜和着草汁与湿泥的味道。柿子树叶又厚又密,果实满枝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好似挂满了小灯笼一样。我们在树下钻来钻去,专挑熟透的软柿子下手,全身上下沾满柿子上的白霜,活像刚从面缸里爬出来似的。

最难忘的偷摘灯笼王。那颗最大的红柿子,就像胜利者一样高高地挂在最高的树枝上。小栓子怂恿我:“你敢不敢上去摘?”我被激得热血涌上来,抱住树干向上爬,晃悠悠的,好不容易摸

突然惊喜地喊叫:“桂花开了!”于是,在桂花盛开的时节,你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自带桂花的香气,那些大牌的香水,你都直接扔在抽屉里。在这个桂花主宰的世界里,你还需要什么香水呢?

于是,你遇到的每个人的脸上都是笑盈盈的。因为,闻到这种花香,人的心都醉了。再烦心的事儿,也被花香的温柔抚平了。窗子下面,就是密密匝匝的桂花树。我喜欢跑到院子里,用心灵、用眼睛去记录桂花。桂花有黄色的,也有橙色的,香气四溢。如果你离得太近了,那种香气恨不得香你一个跟头。小小的花朵,如满天的星星,生长在叶腋间,花瓣四裂,点缀在绿色的叶片间。花冠很高,昂扬向上,花朵就像是一个个花瀑布般地垂下来。我最喜欢金桂,喜欢那种热烈的色彩,站在这样的桂花树下,你根本不知道“悲秋”为何物了。

桂花树上的蜜蜂,也循着花香而来,忙得不亦乐乎。寻找桂花树,你只需嗅觉就足够了,那种独特的香气,谁人能敌?突然想起“闻香识女人”的话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独特的灵魂香气吧。我突然童趣大发,想把所有的桂花香气收集起来,这样,我们在平淡的日子里,就可以慢慢欣赏桂花的香。

突然记起现代作家林清玄也写过桂花,他的文字,有着一一种温柔的释然:“今年的桂花都采尽了,今年的桂花茶也饮完了,秋日已尽,不必挂怀,我们已在心里埋下桂花的种子。明年的桂花一定会和今年一样香,明年遇到的人一定比今年更好……”

到那个胖娃娃,得意洋洋地一扭身,脚下一滑,“砰”一声掉进树下草窝里,屁股蛋疼了好几天。小栓子趁机蹿上树,摘下那颗灯笼王,举得高高的:“看我的灯笼王!”几个孩子围上来,一手抓着摘下来的柿子,吸溜吸溜地吃着,甜甜的果汁,顺着胳膊往下流进了袖管里也无察觉。小栓子最喜欢恶作剧,把柿蒂放在鼻子上,变成长鼻怪的样子,逗得大家笑个不停,有的笑得在地上打滚儿。那时柿子金黄,我们笑得没心没肺。整个世界都是甜的,一口一口咽下去,藏进了骨头里。

买完柿子,我鬼使神差地拐出巷子,循着记忆来到村后。当年热闹的柿子林已经没有了,只有推土机在空旷的工地上发出“轰隆隆”的响声,卷起一股股呛人的黄土。天边压着一个血红色的太阳,风刮过来的时候,我又听到了小栓子得意的声音在耳边炸开:“看我的灯笼王!”——我猛地一回头,烟尘滚滚之中,哪里还有人?只有几片不知从哪里吹来的柿树叶,在风里打着旋往下掉。

我把头低下,看着老伯给我的那个柿子,沉甸甸的,一层薄皮裹着不说话的甜,慢慢地撕开那层皮,金红软乎乎的果肉就露了出来,吸溜一口,软糯的甜味在嘴里散开,一直甜到喉咙那里,那种甜的感觉就像是小火炉,在心中慢慢燃烧起来,把眼前这幅已经消失的画面罩上一层迷蒙的烟。

我把柿蒂攥在手心里,麻脸儿灯笼柿,最终还是甜到了心坎上。它不张扬,也不浮夸,只是默默地沉入时光深处,在那一片被推平的地皮上,稳稳地落下一个念想——那层薄皮包裹着的沉甸甸的甜,便一直留在记忆最温暖的地方。

秋日的烟火气

(外一首)

贺红岩

秋意浓
秋风漫进窗户
带着庄稼成熟的芳香

秋日的田野上
成熟的庄稼挥毫泼墨
用不同的色彩
描绘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

高粱红
稻谷黄
玉米的黄纱帐
渐渐改变了颜色

苹果红了脸
金黄的梨压弯了枝条
一个个大石榴
披上出嫁的红装

傍晚时分
菜市场里人来人往
浓郁的烟火气里
盈满秋日的时光

秋风渐凉
岁月温柔以待
烟火的滋味
才是最踏实的人间生活

秋日思乡

似乎是画家的手一抖
打翻了调色盘
让秋日的田野
呈现五彩斑斓的色彩

残花站在枝头
在秋风中翩翩起舞
树上的秋叶跃跃欲试
等秋风送给大地一封封信笺

荷塘走失了青蛙
斑驳了墨迹
一枚枚干枯的莲蓬
顽强地挺着身体

夜风从屋檐下走过
蟋蟀依旧练习琴声
母亲坐在院子里
身上洒满了明亮的月光

我抬头望月
母亲在月光下沉思
我愿做母亲身边的一棵桂花树
让母亲在桂花香中有一份幸福的心情